

史

記

疏

證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三

張儀列傳第十

凌稚隆曰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苴蜀相攻擊

楊慎曰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蜀相攻即此事也

塞斜谷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尋谷

水水經洛又東北流入于河注云山海經曰
洛水成臯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之
口南邠亦曰上邠邠出北山邠漢其水四
流世謂之溫水故邠城在邠縣西南五十
五里京相璠曰今邠洛波北有水邠郡縣志河
邠谷東入洛謂之下邠亦謂非邠南府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瑯邪渚入河
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塞什谷之口即此也

當屯留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屯音純地理志縣屬上黨
括地志屯留故城在路州長子縣東北三十
里左傳襄十八年晉人執絳蒯
于絳留三晉徙靖公于屯留

楚臨南鄭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注今河南新鄭今
鄭州新鄭縣

秦攻新城宜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河南府伊闕縣古
戎蠻子國漢為新城縣隋改伊闕山在縣北

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

故名伊闕故關在縣北四十戰國策補注

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

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

關縣又秦韓會新城云西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芋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冢者此以宜陽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耳

齊韓之與國也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卒起兵伐蜀

鮑彪戰國策注曰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
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居一歲

愚按一歲當作三歲秦本紀在惠文君十三
年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徐孚遠曰是時韓已并鄭謂從韓至魏之道
也 愚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
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
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

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愚按戰國策云卒戍四方守亭鄣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鮑彪注云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補注曰漳關塞邊候間封有古夷門關

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

取茲方

正義古今地名於是楚為扞關以距

云荆州松滋縣

之郡國志巴都魚復縣有扞關復地江關李

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基法在

巴今峽州正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伐故置

江關陽關括地志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陽

關城也永安縣者入扞關今峽州巴山縣界故

扞關是夷陵縣者入江關今夔州魚復縣南二

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魚復縣今後漢岑彭公

孫述遣將乘枋箬下江關注云舊在赤甲城

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基南與地魚復縣

扞關復縣故城在奉節縣北今名赤甲城有古

廩君浮夷水所置也昔巴蜀數相攻伐藉除置闕在建平秭歸界則從境以東

愚按戰國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

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戰國策補注曰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

可通也

楚王大怒

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踧踖科頭

戰國策補注曰踧猶下文徒程此謂徒跣也

義與科頭協

貫頤奮戟者

戰國策校注曰索隱曰兩手捧頭而直入敵
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
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為義

斷韓之上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上地上黨之地也荀子曰韓之上地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

桑林之苑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湯旱禱于桑林之社莊子栗林虞人其地未詳 戰國策柱注曰桑林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

趙入朝澠池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南子九塞曰澠陜戰國

策云澠隘之塞時秦攻商君殺之于鄭池翼

奉曰成周右阻鼃池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

必置間人於殺鼃院隘之間王莽命王竒曰

殺鼃之險東當鄭衛地理志弘農鼃池景帝

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水經注穀水出于

靖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漢景

帝因靖鼃之池以目縣或謂之彭池穀水又

東逕秦趙二城南即趙王鼓瑟秦王擊岳處

世謂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穀水又東

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靖鼃城又

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
峽石之稱禹貢注澗水出澗池山郡縣志澗
池縣本韓地廣陽山一名澗池山在縣東北
五十五里穀水南去縣三百步東逕秦趙二
城東城在縣西十三里西城十四里

割河間以事秦

通鑑地理通釋曰瀛州地理志注在兩河之
間戰國策趙王曰秦下甲攻趙趙以河間十二縣

其一軍塞午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鮑氏曰長安有子午谷北

山是子南山是午為子午道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

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啜素隱也曰謂熱而

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斟是也

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愚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則易水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州右北平州遼西營

遼東即以距胡通典麟州銀城縣五原塞即

縣北所謂光祿塞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行
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
北韋昭曰造陽地在唐地理志安東郡故漢
此遼東郡所治唐地在上谷未詳是襄平縣
襄平城也括地志寧夏原三州秦非地郡義
渠戎國之地正義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
北焉州

梁哀王恐

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陳軫

韓魏相攻暮年不解

戰國策校注曰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舉趙

護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甚遠也不見韓魏相攻事

餘為寡人計之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與王無異 愚按國策云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則餘字屬下讀亦得

館豎子止之

國策作管與止之

曰主與王何異也

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為秦王計不後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也
犀首

其後五國伐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勾
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
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
有不同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鮑彪戰國策注曰平原傳注河內成皋有李
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耶 校注
曰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
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
因此號李城此云李伯必非秦既攻五國不
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句如秦
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
次于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虜趙將軍莊豹

愚按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之索隱曰按嚴君是爵也

田藝蘅曰索隱注非也嚴君者尊重之威嚴

若君父也取此義以號之爾如下文云又益

尊重是也

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李光縉曰戰國策云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

張儀李讐謂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

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

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此云
逐張儀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從李
讎之言也

智伯之伐仇猶素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
為隱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
首淮有仇
首縣也

戰國策補注曰呂春秋劉外紀作夙繇高注
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
謂非智伯所伐者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日知錄曰此文誤當依素隱所引戰國策文

為正

甘茂

蜀侯輝相壯反

徐孚遠曰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輝為蜀侯輝為後母所譖自殺本二事史記合載之誤也

王迎甘茂於息壤

鮑彪戰國策注曰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

一虞此秦地也

名曰縣其實郡也

大事記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七年後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與

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戰國策曰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
尉曰公不論兵必大用耳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
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
樗里疾挫我于內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
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則以宜陽
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當明日鼓之
而宜陽拔

今公與楚解口地

正義曰解口秦地名

史諡曰正義注非也索隱得之

封小令尹以杜陽

愚按社陽戰國策作杜陽恐國策非

不如公孫奭

史詮曰國策與作郝

是自為責也

史詮曰國策責作責

反宜陽之民

徐孚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陽俘民
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
歸韓亦不言宜陽也

此韓之寄地也

凌稚隆曰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收楚韓以安之

凌稚隆曰楚歸潁川則楚韓誦故曰安

代為齊使於秦

鮑彪戰國策注曰代傳待燕太子質於齊將
適秦

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史通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
以相比興及尚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為
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妄哉

其居於秦累世重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茂事惠武昭三王
則置之鬼谷

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
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

以苟賤不廉聞於世

戰國策作苟廉

則莫若向壽者可

戰國策作公孫郝

甘羅年十二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
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子曰才也茂
良不必父祖

吾自請張卿相燕

索隱曰張唐也卿字也

金姓曰按卿只是稱呼非必其字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魏冉故德公矣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
德之也

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愚按秦本紀五大夫禮出奔魏

戰勝三梁

鮑彪戰國策注曰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
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
地

拔邯鄲

戰國策校注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
十年歸邯鄲

戰勝暴子

徐廣曰韓將暴為

愚按戰國策作畢子鮑彪注地闕韓使暴為

救魏為秦所敗事在後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

素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以割而求質

必是欺我即間魏見欺於秦也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

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

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

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

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

秦本紀作十五萬

故得安邑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

白起王荊列傳第十三

法言淵騫篇曰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

為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致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愚按秦本紀昭王十三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
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愚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
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
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
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
在昭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

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年分不同事亦不

一

武安君曰取楚定巫黔中郡

愚按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非起所取也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愚按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為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愚按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

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

君索隱曰平陽君未知何人

金姓曰按平陽君趙豹明載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索隱何夢夢也

趙軍長平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法氏之長平亭也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

曰山為臺崔嵬祭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
左右沿山亘隕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
里悉秦趙故壘遺壁猶存焉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愚按秦本紀作十月

王翦

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宛委餘編曰琅邪臺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
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
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以位次差之王離

在季父賁前則離乃賁冢孫賁蓋翦之次子
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
定天下云爾及剖符而翦一子一孫為功臣
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
僅五人而李斯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嚴矣
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

康海曰主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
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
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要賁
虎狼之不仁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黃氏曰抄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駟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萊邑陳蔡者同科竒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

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
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
濁而鄙儒卜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
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
進之與孟子等 習學記言曰以孟子荀卿
冠之諸子雖於大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
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
衍分數終為多耳又言武王仁義伯夷不
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
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

以後無人可到亦非虛甫 真德秀曰孟荀

傳者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卽

秦衛曰荀卿之與孟子燭火之同皎日也荀

卿者李斯韓非之師非斯之焚書滅學至今

日而禮樂淪亡幾使二氏異端並為三教者

皆非斯之罪而實非斯之本荀卿也安得與

吾孟子距楊墨邪說者之可同年語哉至云

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孟子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未嘗

不知之也且唐虞三代之德荀卿知之守更
以駟忌駟衍與夫淳于髡慎到等亦列之一
傳遷可謂不知類矣荀子性惡而孟子性善
是荀子早已外於聖人之教至駟衍之言大
類佛氏南瞻西中之荒而曰見尊禮如此豈
與夫子菜色陳蔡孟氏困于齊梁者同哉又
自駟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
淵接子田駟與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
以干世主豈可勝道遷未嘗不知尊孟子也
四與荀卿輩同傳者何哉豈漢儒淺陋謂孟

子不過荀卿流乎至遷言退與萬章之徒作
孟子七篇晁氏謂趙岐之言亦然韓昌黎曰
弟子所集今考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
宣梁惠滕文蓋死而後謚者也諸王公死于
孟子之前未可知也至魯平公者自惠王元
年至魯平卒年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梁惠之
時已稱叟矣次不及平公之卒也則後人所
集是也韓子之言是也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鄒魯地名又
云邾邾人徙鄒故也

趙岐孟子題辭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

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
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劉蒼鄒山
記曰鄒山即古緡山邾文公所卜鄒縣本邾
國穆公改曰鄒 路文國名紀或謂鄒即邾
內傳邾伐魯史作騶也然邾鄒本二近而後
非改也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 愚按趙岐
又云字則未聞疏云後世或云字子輿趙岐
又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
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覘列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

趙岐孟子題辭曰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
世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
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

趙岐孟子題辭曰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

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
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
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始也濫耳

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
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

日知錄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沈
洋自姿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作主運

愚按封禪書闕行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
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

而為服

梁惠王謀欲攻趙

史詮曰按孟子書梁惠王當作滕文公趙當
作齊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此論是愛奇之甚之意而然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唐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

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行以不執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中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求遠

徐孚遠曰據本文大意言騶子欲干時也與呂氏春秋所載意別 日知錄曰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水經注曰系水高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
子慎到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
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
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
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
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
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
如齊盟於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
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

矣

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愚按此與呂氏春秋所載不同呂氏春秋云
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約
束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
王乃上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

慎到趙人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
見於後無見於先 漢藝文志考證曰正義
慎子十卷館閣書目一卷宋漢志四十二篇

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
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注云其術本黃老歸刑
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田駢接子齊人

漢藝文志田子二十五篇攷證曰呂氏春秋
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
子貴虛陳駢貴齊陳駢即陽朱貴已孫臏貴
田駢也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
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
虛料子貴別荀子非十二子與慎到並言注

云其學本黃老歸名法七略齊田駢好談論
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 藝文子捷子二篇
齊人武帝時說攷證曰與慎到田駢同時云
武帝時當攷

環淵楚人

漢藝文志蛸子十三篇名淵楚人攷證曰按
文選枚乘七發便蛸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
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蛸螺之數猶不能
與罔罟爭得也采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
淵七略蛸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駟爽者齊諸駟子

漢藝文志擲子十二篇攷證曰七略曰鄒赫
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
飾之若雕鏤龍文

春申君死而荀卿死

愚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曰客之說
使人謝孫子孫子走之趙趙以為上卿入曰
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因
為賦遺之中有讒大將將以替為明以聾為
聰之語是春申君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

荀子賦篇可證也。文公之說與諸家異，不知何本。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藝文志攷證曰：劉向校讐書錄序曰：所校讐中祿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鄉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

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
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
宣王七年惠王以受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
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鄉來以宣
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
臧為軍師敗魏馬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
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
向以為孫臧倖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
陵又十三年矣

因葬蘭陵

魏書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家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漢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

唐志三卷今一卷攷證曰

藝文志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乎原君
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列子釋
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揚秉
曰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楊楊朱也秉公孫
龍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
也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呂氏春秋云孔
穿公孫龍相與論於中原君所深而辯至於

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
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
昔者公孫之言甚辨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
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
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
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
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
南鴻烈曰公孫龍祭於辭而質名揚子曰公
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
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異同之

祖 戰國策補注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
異離堅白而史手原傳稱公孫龍善為堅白
異同之辨荀卿傳末以為趙人又見列子等
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
威王欲以為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
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
趙勝封乎原君則周距乎原未遠也莊子書
稱子之子噲事當宣王末年报王元年也下
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為赧王五十八年則
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乎原君門皆相及也

惟以為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
劇子之言

漢藝文志處子九篇放證曰風俗通漢有北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漢藝文志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通鑑外紀李悝為土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今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楚有尸子長虛

漢藝文志攷證曰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
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
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
魏黃初中續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韓魏服於齊

戰國策曰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
而朝田侯

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

戰國策五謂楚王曰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
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
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
復用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
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
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

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王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朱焯曰此豈孟子書所謂齊人將築薛者與愚按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怒而將伐之因公孫開之言而止見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因客諫而止見戰國策韓子新序

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西京雜記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
不則害其父母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索隱曰遺音唯季友猶不知欲遺與何人也

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
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
耳

謚為靖郭君

日知錄曰以號為謚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
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與此同王
褒賦幸得謚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

戰國策曰諫者千數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蘇君木偶

比孟嘗君

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

得比土偶

而雞盡鳴

史記曰一本盡作齊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耿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

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邵泰衢曰孟嘗聲聞諸侯傾天下士耿小一

語遂致怒滅一縣乎况曰魁然也乃耿耳如

子房之計魁梧竒偉見圖狀如婦人好女而

已何至殺人滅縣乎即曰客也文獨不禁之

乎即曰言者之有罪也豈一縣之老幼盡誅

然言乎且以齊嘗而遽滅趙縣乎誠未喻也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

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為秦害故不

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

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
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

愚按秦本紀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
奔魏十九年呂禮來自歸鮑彪云其相齊在

薛公歸薛後

代乃謂孟嘗君曰

戰國策校注曰國策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來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

有用齊

戰國策校注曰言親弗呂禮二人用於齊也
叔周最以厚行

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
湣王止在莒遂死焉

邵泰嚮曰相國重任也伐齊大事也薛公相
魏伐齊魏世家既無其事田文傳獨有其文
豈相國之事無關於魏而伐齊之舉獨出之
文者乎向日人毀於王文奔有賢者自到宮
門王乃復呂孟嘗孟嘗曰謝病歸老於薛事
已釋然矣豈以此而云魏嘗伐齊致王之出
止而死乎且田文如果相魏則不若樂毅樂

間之去燕矣

文卒謚為孟嘗君

水經注曰薛縣郭側有田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戰國策補注曰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厨有三

列上客食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孟嘗君不悅

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說似誤

遂廢孟嘗君

凌稚隆曰按國策暮年孟嘗君免相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

缺始末

馮驩乃西說秦王

愚按國策馮驩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愚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
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戰國策曰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
不敢以為言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金姓曰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索隱指事紀年俱誤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

水經注曰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

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漢書藝文志曰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平原君趙勝家

虞鄉

故號為虞鄉

邑譙周曰食邑於虞

徐孚遠曰虞係食邑則虞鄉姓名今皆不傳也

趙王召樓昌

日知錄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負索隱曰為足下解其

鮑彪戰國策注曰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

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古史曰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

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孔叢子執節篇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談而已亦以為名何荅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曰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

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
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漢藝
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攷證曰史記志篇數
不同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孔叢子執節篇曰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
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
事好公子無伯相之才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如姬資之三年素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報仇之資蓄於心已得三年也今按資者蓄也謂欲為父

日知錄曰謂以資財求容報仇 愚按資與

治同尚書小民惟曰怨咨禮記緇衣曰怨資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讀資為至非也此資

字作怨字解之亦通

晋郟唳啗宿將

董份曰唳啗即項羽啞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推殺晋郟

水經注曰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里山北谷東流逕晋郟故壘北謂之晋郟城名之為魏將城

客有說公子曰

徐孚遠曰容唐睢也楊維禎以為史不載姓名未之考也 愚按鮑彪注戰國策曰唐

睢前此十一年求救耳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吳師道云恐有訛舛至後為安陵君使秦王則又後二十餘年則國策不可據矣史不載姓名有意

徒豪舉耳

之索隱曰謂豪者舉音據也

凌稚隆曰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日知錄曰謂持貌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

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得索進隱曰公子所

稱其名也以言其怒也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摠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致至則危

徐廣曰至或作安

鮑彪戰國策曰致言取物置之物上

徧天下有其二重樞義西言

金姓曰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

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西
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
秦地固絀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

余有丁曰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曰莊
王誤也

今王使威橋守事於韓

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

戰國策補注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翔翔

按翔者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

黃濟陽嬰城

正義曰嬰城未詳

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築也蓋二邑環兵自

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

通鑑地理通釋曰永初山川記云濮水源出

東郡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故城在開德府濮

陽縣東左傳哀二十七年齊救鄭及濮注云

濮水自陳留酸棗傍河東非經濟陰至高平

入濟 鮑彪戰國策注曰周紀注濮在江河

之南楚記注建寧卽南有濮夷後志當陽縣
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晉所造 補注
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
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卽衛之
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
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
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
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
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

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
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
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而肥仁義之地

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
日之患不預防也

從而伐齊

劉索隱曰從音純用及
從猶領也

徐孚遠曰此解從猶縱謂吳王率越以伐齊

也下文智伯亦率韓魏伐趙於義亦通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鮑彪戰國策注曰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補注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鬼神孤傷

戰國策作孤祥新序作潢洋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戰國策補注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還重於齊

史詮曰國策遲作訕謂屈命令於韓魏而歸
為帝之重於齊也索隱註誤徐孚遠曰于
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注地於齊

戰國策補注曰齊當作秦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余有丁曰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越絕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

東倉周一里八步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關一

兩城以為市在湖里吳諸里大開吳獄庭周
三里春申君時造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
貴人家楚門也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
門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
夏宮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
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
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
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
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
西六十四丈四尺上下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

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窗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愚按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七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誤

以荀卿為蘭陵令

戰國策曰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

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且竊以為不便於君何
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
趙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越絕曰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
過更名為白石 又曰巫門外眾愚者春申
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 戰國策補注曰湖
州圖經有春申君封也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徐孚遠曰言李園雖為王舅然不治國事政皆決于春申君故陰怨而仇春申君也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列女傳曰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 戰國策補注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圍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

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
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假君
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
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
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
敢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
於此書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
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

徐孚遠曰此言當有所指今不可考也 愚
按任即任子之任猶保也蓋指王稽範彪曰
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
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

為其割榮也

索隱曰割榮即上
擅厚謂擅權也

戰國策作凋榮 愚按割榮謂割落榮華不
使權下屬耳蓋隱指穰侯等索隱之言意似
相反

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

索隱曰亡
穰侯也

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

茂非是

會義渠之事急

鮑彪戰國策注曰蓋修李帛之怨補注曰

大事記報王四十四年秦滅渠漢匈奴傳秦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

詐殺王於甘泉

鼓腹吹箎

一作簫

毛詩疏曰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

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

北有甘泉谷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甘泉山一名磨石

嶺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周廻七十

里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山地理志

左馮翊谷口縣九峻山在西冠以九峻階以

甘泉乃有靈宮起于涇中西京賦溝洫志白

其遠則有九峻甘泉涇陰涇寒賦溝洫志白

公引涇水首起谷口顏氏曰即今雲陽縣治

谷東郡縣志京北醴泉縣本谷口縣在九峻山

通典谷口縣故城在醴泉縣北後漢及晉為
沈陽隋改醴泉大事記文帝後元二年置谷

南帶涇渭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開頭山

又音苦牽反

地志作一筭通峽亦曰

在安定涇陽縣西平原州

縣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駭入渭州

州百泉縣西南涇水出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

陽縣西南渭州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州

陰入河漫州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所謂

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魚山東者也

法言曰秦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

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

右隴蜀左關阪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秦州秦隴西漢天水

州隴有大坂曰隴城亦曰隴山或謂之三秦

城隴有九坂曰隴城亦曰隴山亦曰隴首有西

記曰其坂九迥上者隴山亦曰隴首有西

都賦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西京隴州汧源縣

隴山一曰隴城漢隴關今名大隴所以限

東西隴東則為漢三輔隴西則為漢天水隴

秦州清

則不義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義宜也已火出師而使人

悉出非宜也

文子為之

索隱曰謂也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
或非孟嘗也 愚按年表與秦擊楚公子將
大有功在湣王二十三年田甲劫王相薛文
走在湣王三十年則攻楚之計孟嘗方在相
位後十年而五國共擊湣王乃追咎前事歸
怨于文子也安得謂文子非孟嘗乎

今夫韓魏中國之虞而天下之樞也王且欲霸
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國學紀聞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
在韓魏林火頴謂六國卒并于秦出于范雎
遠交近攻之策蓋謂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
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
益然韓不用韓圯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聞齊之有田文

我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
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
也

穰侯出使不報

鮑彪我國策注曰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
遣使於外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

我國策補注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一
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
出之陶是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

秦封范雎以應

水經注曰滄水東逕應城南故應柳也應侯
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地理志故父城
縣之應柳也戰國范雎所封邑謂之應水

秦說曰張祿

焦竑曰此傳謂雖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繡百純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官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豈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

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腫名張祿豈祿嘗
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愚按睢之變名姓為張祿在亡匿之時非
秦所更也焦氏為曲說矣

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睢歸
取大車駟馬

辨惑曰此當云願為君借于主人翁即歸取
車馬

令馬服子代庶頗將趙隱曰馬服子

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用急以兵二萬人降趙

金姓曰按趙世家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 愚按困急監本作圍急

豈道德之符

日知錄曰豈下當有非字 愚按戰國策有

之

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

凌稚隆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
民人慕之太史噉戰國策作太史啓田單傳

有太史噉

號為綱成君

戰國策補注曰水經云雁門子延水東逕剛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歟

樂毅列傳第二十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

辨惑曰久之下接不得當是時字

封樂毅於昌國號曰昌國君

水經注曰德會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為昌國君

號曰望諸君有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

危林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為名字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

薊丘之植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同丘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習學記言曰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
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
之僂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廢書
而泣何為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
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

以幸為利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為秉燕之敝者索隱解
未明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

困學紀聞曰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
去且無惡聲

乃遺樂間書

日知錄曰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
者誤以為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曰
惠王信讒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
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
而遂慙君絕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
之悻悻者矣

家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

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

故告以書

日知錄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

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

必告者非凌稚隆曰言室家有事不可盡

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

居趙也愚按戰國策明云室不能相和出

語鄰家正義未之省耳

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

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

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也

徐孚遠曰正義注煩而不明觀戰國策正文其義自解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遣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間樂乘不用其計於間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庶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

趙孝成王十六年庶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
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庶頗將攻繁陽取之使
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
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云

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漢藝文志攷證曰老子河上公作章句四篇
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薛氏曰古文老子
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
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文
人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

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景迂晁氏日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
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

樂瑕公教樂巨公

愚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巨與巨
疑字有誤

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漢藝文志攷證曰關尹子劉向校中秘書九
篇蓋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